

呆 官 日 记

《呆官日记》为中篇小说单行本，1929年1月由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初版。为“二百零四号丛书之六”。现据远东图书公司初版编入。

呆官日记

三月初八日 —— 星期六

听人说，记下了日记，将来有许多用处，仿佛还可以卖钱，我定下志愿，从此以后要每天写日记了。我们主人，（应当说朋友啊，他曾叫过我为老弟，平时也喊我的号，很亲热，这的确是一位好朋友！）成天也写日记的，不过日里所作的他不写上，——照我所知的譬如打牌，吵架，生气时用手杖打书记之类，他不写在日记上。——写上的却满是不可信的话。大约因为他是国家大员，又是有学问的人，所以在做文章吧。写日记若认真，照直写，像我不过一匹狗，说狗话，自己看来也不顺眼，这也是事实。然而我当天赌咒，我要“忠实”自己的。一个狗当然不好说谎忠实于某人或某党，骗钱骗饭，但我还有我自己。有些人似乎是因为不要自己，所以本来好好的一个人，却作成某某“走狗”的。我写到此我想笑了，既然人都可以称为狗，我为什么不可称为人呢？假使我那朋友让我穿上体面的衣服，排排场场的到社会上同绅士们应酬，

我当然也是绅士！

我并不否认在社会上充绅士是坏的。单是享乐，就是我一匹狗，也有充绅士的必须了。

三月初九日——星期日

我说过，我的日记要按日写，我就按日写。

今天晴，天气暖，温度好，真是好春天。

（我心上好快活呀！）哈哈，这简直是新诗了，我应当涂掉，另外说，我心上快活得很，仿佛吃了仙丹妙药。若是我那主人——唔，我又说主人。我那朋友，若是如此神清气爽，他又必定说是念完《法华经》的结果了，其实我是并不念《法华经》，也不念别的什么经，总之不念不背不读诵，仍然如此舒畅的。

我随我朋友到公园去，玩了一阵，坐了一阵，看了一阵，（我可不喝茶，我试过，味道苦，像药，要不得。）我见到许多绅士。绅士们，见了面，亲热的握手，和气的点头，快乐的谈话，气概从容不迫，真是可以羡慕的。我若将来也成了绅士，我就也成天去公园。不过茶我决对不喝，我同人点头握手，我玩我的。公园无肮脏人在场，空气很好，合卫生，大致是真的。

假使真有这一日，不知人家称呼我是狗，还是人！？我不懂这规矩。我想这总有规矩的。中国卖烟有禁烟条例，卖人口有行市，我们的事也总不缺少规矩的吧。

我想到未来的那一日我就忍不住笑了。

三月初十日——星期一

哈哈，我的气运！你们不相识的，为我贺喜吧。我不单穿了体面衣服，从此是上等人，而且我是国家的官吏了。我说过我不作官的话 是的 我不否认 如我不否认我是无政府主义者一样，我曾经同朋友谈过。但是，我如今才知道作官后仍然可以保持我个人的信仰。只要不放在口上，（放在口上的当然是做官的工具，我这官作来并不算与我信仰相违的。

我是拿五级薪的二等科员，在我头上的上司是科长厅长，在我脚下僚属是书记司书生之类。我也如其他科员一样，应当办、公事。以后我当然很忙了。我以后必定按照衙门规矩起床上衙门，当然不能像先前浪漫了。我担心的是我对于许多事都不懂，我到衙门会闹出一打笑话。还有那地方，似乎还有女的同事，我真不惯。女人一定怕我咬她害她，不欢喜我。因为样子丑，他们都看得我很远，不与我交言，也总有之。唉，我想起这些来就有点心烦。

但我今天应当是很快活的。

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做了官。或者是我为他们主义尽过力？我攻击过“军阀？”（我看到过两个军阀，主人告我指点我看的。）我咬到过衙门来请愿的群众？我实在不明白。不过我想作官大概也用不着许多理由吧。如今革命成了功，建设处处要人材，各部各局设了数不清的机关，未必每一个机关中的每一个职员都是有拿薪水的理由的吧，我何必在此事上疑是误会，把心不安。我以后照到别的同事一样，安安分分作下去，看事行事，保可不生问题。

上面的思想是起床以前在床上想的。到起来以后，我走到朋友那里去，问朋友，朋友笑。

他说：“这不知道么 完全是我帮你设的法！”

“是真的吗？”因为朋友平时同人说假话似乎比说真话多。

“难道对你我也说假话？”朋友见我疑心不决，有点生气的样子。

我连忙说我猜是猜想到了，故意来问问的。朋友就打哈哈笑，说照我这样聪明，不应当不明白这事的。我真不知应如何感激他。我许下了一个愿心，等待再有年青人捣乱说我朋友是腐化分子时，愿意印刷一千张传单说我朋友是好人，为他证明。我赌咒要作到这事。

朋友要我放心进衙门去办公，不必害羞，事情作不作不要理，坐到办公厅自己桌上，玩几点钟，我点头。

我就上衙门，我的新衣，我的仪表，我相信在同事中曾起了惊讶。他们对我非常客气，连科长也是一样，像老朋友又像老亲家。毫无拘束的谈笑，以及毫无拘束的玩，我感到作官的方便。我笑我自己不曾上衙门以前的胆怯，这真可笑。我知道，他们是因为知道我是一个要人的朋友，所以特别想同我要好的；那种要好情形，简直是一见面就得拜把子呼哥唤弟。我看看这些年青的同志，（他们喊我是都喊同志的），我觉得心上轻松。一个两个脸嫩嫩的头发溜光，全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，我很欢喜这些同志。这些同志衣服全穿得很入时，打扮得体面标致，如像赴宴一样，我自顾不免多少有点惭愧。虽然我的衣服是新的，材料也好，式样也好，不过我的脸，那么毛胡胡的，简直像不曾刮过一样，真不行。我应当买一把保险刀的，我不能在此事上慳吝，省得人笑话！

三月十一日 —— 星期二

梦到一个地方全是人。似乎开大会模样，有主席台，有纠察队，有大的白布写的黑口号，有散传单的人。我满想挤进去看看是些什么人演说，挤了半天还只到中间。我眼睛平时并不算坏，耳朵也被人夸奖过，这时却看不清这主席是谁，也听不到他说什么。我还用了我的嗅觉，（因为我自己相信得过，若是主席是老头子我嗅得出。）也失败了。问左右的人，他们也摇头。但我从地下捡得一张传单了，看传单知道了是为反对日本出兵的事而起的。一些提案，仿佛由主席念出，就无条件通过了。凡是规矩照例一到了通过一个案子，在下面的一群全应喊“政府万岁”“主义万岁”，所以我也叫了两声。到后来，大家游行，高声喊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时，有些人喊顺了口，把“日本”喊成“英国”，于是这人就被指挥批颊，说这样不小心，随意乱喊，还成党员吗？那被打的人默默不再作声，这人的服从，使我佩服。

不过我心中就有点奇怪。我还不曾听过英帝国主义打倒的消息。也许我这不大会欢喜看报纸的狗，浅见寡闻，所以不知道这么一回事了。我就设法咬一个人的衣，问道：

“先生，同志，我们口号为什么不同先前了呢？”

那人摇头不懂。我再说：

“同志，我问的是为什么只有日帝国主义该打倒，其他却不过问？”

“英国同我们政府要好了，你不知道么？”

我惭愧了，因为这同志的一说。我连这样一件最近的事

情也不知道，真浅薄！

梦的地方不久又变了，我到了一个很生疏的地方，昂了头，看到一块匾，写的四个大字是“天下太平。”大致此时真已到了天下太平的时候了，我欢喜得跳跃。中国统一了，一切旧军阀，全改了名称，由督军省长改为委员主席，警察官改了公安局长，知事改为县长，在名称下全国已经统了一，每一个要人兼的差至少是五种，年青人不满意的全当共产党杀尽，革命当然是可以算成功了。我用我公民一分子的诚心来感谢这些首领的建设。我若是懂得做诗，用古韵凑四言八句，我必定写一篇诗来颂祷这些首领的长寿多福。这些有权有势的人，真是值得敬服，我不是特别谄媚来拥护他们，若有人骂我，我决不承认！

我还梦到……

唉，夜长梦多，一夜真不容易过去！我但愿有些为我欢喜的梦，是真的事实，其余一些我所不欢喜的，就按照梦的成规，把事实恰恰放在相反一面。听到朋友说，梦到抓屎的主可以发横财，可不知我梦到天下太平，这兆头是在什么上面。

我今天忽然想起我的科长是梦中被打耳光的那人了，我看到脸有点肿，他做的文章是在革命月报上发表，曾骂过专一来到中国内地杀中国人的英兵。但我似乎又记得科长只被上司警戒过，并无打耳光的事情。当真的，处此革命政府的情形下，办事员职司上，打是用不着。除非上司是作过旧军阀，懂到打人的趣味，以及打人的效果，决不伸手。

然而我为什么专在此等小事上来记我的日记呢？被打被杀，不要理由，也可以随便的执行，是目下的事实，我能成天来记录这些么？

我应当念一篇革命正义与人格，这篇文章将来极有用处。

三月十二日 —— 星期三

同事对我真好。我说这个仿佛已有几遍了，但不得不再说一遍。

我以为作科员的成天有事作，谁知做官与作科员是两件事。我如今是正在作官。练习我的懒惰。到了家，则就是我升迁的时候了。事情越大越不必作事，这是在中国作官特别的好处。这有什么办法呢？制度是这么定下，习惯养成于前清，在先不明白伟人的身体气魄健壮的原由，这时可就全体知道了。衙门不是银行商店，也不是酒馆菜馆，当然是应当有许多人闲着。坐到软的椅上，口中衔了烟，享受那谈闲天的福气！

我不惯这生活，我同朋友说过。朋友却笑我，慢慢的自然会习惯，我不大相信。虽不十分相信，但我明白绅士就是这么养成，若我并不反对世界上有绅士，我的生活真是应当在一种长久训练下变成另一个我的。

说到变，我又想起一样事来了。变的事实是有的，如像近来的奉天一样，也容易得很，只须把旗子一换，就把北伐完成统一中国了。不过这也恐怕不是他们首领所料到的事，假若是早就料及，那要换旗子总不是难事。若早知道旗子一换就成功，那打仗的人，当时决不随便放枪放炮，听说炮弹从外国买来，价钱并不少，即说中国人却无价值可言，一粒子弹即是一点国库，不很合算吧。

我说这话，或者有人就要驳我，因为我是一匹狗，人的事那里能随便发表意见。我这日记以后真不可送另外一人见

到，不然我便会凭空变成共产党。

天气渐渐热了，山上的草长齐了，公园的花开了，乘星期，我将同我朋友玩一天。今天到公园，见到许多伟人在赋诗，背了手在花阴下走，有些又正用手抹着胡须，作着那“拈断数茎须”的辛苦事业。朋友说这些人是“太平宰相”，还有在那土坪上打太极拳的，朋友说这是“儒将”。太平宰相同儒将，都并不讨人嫌，样子和蔼，身体肥胖，气概雍容，语言清朗，我几乎不能自己的喊出万岁来。有这些人治理中国，一切人，对于中国前途，不乐观可真不行！可惜我不懂中国旧诗，不然我可以把韵抄下来，和几首诗，同这些伟人唱酬一番，显显我的才情。

三月十三日——星期四

到办公处，听到同志中一人说，从北平，送来一大批灾官，可以去看，像看戏。因为这之间并不缺少那另一时代的伟人。我就去看。看见了。我还同他们说话，问北平情形，知道许多我想知道的事。

灾官样子真可怜。可是，我将来不会到这样情形么？人的事料不到的很多，我不敢太相信看相人说我的话。我看看，在灾官中，相貌好不是没有人，且比较起来，似乎全都是很有福气的相，但眼前却很苦。我遇到一个灾官很聪明清白，他同我说，“自己是享福够了，应当轮到受苦的时候了。在当权时不要冤钱，所以如今就成了仿佛灾民模样的东西。若在先学到目下伟人的机智，能应用许多机会把私蓄增加起来，则此时住在租界上或者还有被绑危险。”

这话大约不是愤语，他说话时神气洋洋如平时，一点也不紧张的。他的话说得很对，可是要我同意也只同意一半，因为即或有了钱，果能如目下高等行政官，有权有势，被绑总之不会有吧。听说绑案虽多，绑匪半数出身于军人，所以倒不忘本，认黑白，讲交道，这例子可以从本事件上可以找出的。我们还不曾听过革命伟人曾被绑过一次的新闻，我希望有这事，梦中也还是并无人告我这样一个消息。至于说，军人的钱，是在枪上，拿得拿不得全要勇气，绑匪不消说是缺少勇气的一种人作的。若绑匪有枪有勇气，那他也可以在另一地方正式挂旗成军了。

至于说，绑票人，间或有与当局伟人是亲家把弟兄的，这话不可乱说乱信。即或不是谣言，也不能说，也不能听。我们并没有见过绑匪头上刻得有字，或身边佩有符号，我们又不曾听伟人提过这事，当然全信不得。至于外国报纸，说绑票案与军饷有关，更属无稽之谈，此时中国各省，全不缺少鸦片烟捐税，譬如四川一省，有田不种烟者，尚当课以懒捐，收税方法既完密异常，且寓禁于征，正大光明，建设开始，禁烟局成立，极力整顿收入，实大有可观，岂有舍此方便，别图不可恃之途？外人造谣，真可切齿，明于中国情形的外国人，是决不至于为这谬论谣言煽动的。

呵呵，我今天写了些什么话在纸上了呢？说灾官，说绑票，说禁烟，我的思想全部都不隐不饰写到上面了。让我思索一下，还忘了什么事不做。……我将思索一点钟。……我记起来了，我忘了我自己一件大事。……但我不能将这样事写到这上面，我怕得是将来自己见到这日记红脸。我胡胡涂涂的做了一件只有做梦才如此开心的事，作过了，还有证据

证明不是梦，真可以说是糟糕！

事情在别一个同事作来是平平常常，不当成正经事体就会当成游戏事体的，我可不。我只是胡胡涂涂。我非把这胡涂处写明白不可。尽他日红脸，我也将记载详细，才算真实。绅士要虚伪的名，所以时常说谎赌咒，我可以不必学上流人！我的事情……唉，还是不说好。

我休息了，思索了又一点钟，看到底写上不写上。……唉，还是写。

我对我的一个女同事，作了一件呆事！！！我帮她办了一件公文，把公文办好，送到她面前，作呆事的机会忽然来到。我偎近她了，用舌舔了她的手。

她不生气，用手打我的头，说我太谄。是的，她这样说的，她不生气，她笑，我决不看错。但是她冤了我，虽然当时我并不分辩。我有什么谄的本领呢？难道凡是一匹狗，它的行为就都是谄么？难道这只是狗做的事么？

我不能这样生着无害于事的遐想！我想我可以爱她。女人欢喜的难道不正是因为男人善于买媚一事么？我似乎见到一本书上曾这样解释过女子的心理上的常态过。我又似乎记到是朋友同我说过，朋友说他若有我的聪明伶俐，绝对可以同他所欢喜的女子要好了。这话我总以为是朋友取笑我的话，实在不大敢信以为真。如今可好了。我可以来在我自己的事件上证明了。这事我暂时总不能同我的朋友说明，我得隐瞒一切人。这是我的私事。在先我以为只有人有私事，狗是不准有私事的，此时我推翻了我的意见了。凡是我的私事，他人无权过问，我赌咒决不能把这秘密告给其他一人。

“凤，我先是仿佛你可爱，如今却因为你对我很好，我当

真觉得你十分可爱了。”

唉，我自言自语的说这话，真近于害相思病的呆子了
我还是睡了，省得烦恼。

三月十四日——星期五

一个新的天气带来了新的希望，我起了床，运动了身体，作了八分钟深呼吸，心情愉快。但是忽然风来了，雨来了，从我心上生起的风雨真不容易躲避，我想起了凤的身分与她的友人来了。我怎么也不能忘记我是狗的事实！别的人，妄想总不缺少理由，我可是靠什么理由来希望要她爱我呢？她知道我是狗，难道她会因为我有狗的德性生了赏识，对我便甘心情愿么？一个男人，固然也有专靠放赖，使女人倾心，终于投降的。有一个女人，我还听到是被男人纠缠不过，所以不要身分，随到男人私奔的。可是这全不是我的事。我的前途并不可说乐观！

我想起我是应当在事业上努力的一个狗，所以暂时把苦恼放下，上衙门去办公。办公却遇到女人于大门边，她见我跳跳跃跃走过她身边，对我笑，喊我的小名，我嗅了嗅她的裙角，打了一个嚏，就走过身了。唉，谁也不明白我办事无精神是为什么！连她也不知道我，还说别人吗？

没有人知道自然是我的幸福，不过她不当不明白。我以为她是假装。大凡一个男子的秘密，最先看出的总是女人。她眼睛看得出我懒于作事的原因，但她的口是为准备接吻用的，自然不说什么废话，也决不会逢人便告。

我心里实在不快活。天气越好我脾气越坏。我又不能同

谁去谈心，又不能安心独自坐在桌上办事。我爱她，越看越爱！爱从心上涌起，却不能在她身边去说。且我猜想得出，纵是说，她也可以说全不懂。一个女子对于狗的言语她是很有理由说听不懂而加以拒绝的。一个女人除了自己蓄养的狗，因为知道脾气全无惧心以外，一匹半生不熟的狗，总不能十分亲近。呵，我悲哀！

三月十五日——星期六

这一天我很悲哀。天气，仿佛对我同情，也悲哀起来了。早上落小雨，落到晚，还不晴。天上的云气是有散尽的一时，我心上的悲哀可不知到何时才见开朗。

可是这风若从风方面吹来，我不敢说这悲哀有多少时候能留在我心上！

人家说，悲哀时，你做首诗吧。我做诗，我倘若真能做诗，她会从诗上知道我心情是怎样一种可怜心情！我待喊，我的天，我的神，你救我，若就蒙了救，得她来援手，那我非买一本新诗指南来学做诗不可。我如今纵喊，是空喊，或者还会被人家骂我发疯，我即或要爱，我不能尽一些人随口喊作疯子！要爱的人在这世界上也很多，纵无一个人愿意因此加上一顶愚人的王冠到头上吧。

我想起不少的精致透辟言语，预备同风去说，一当到她的面前，我所有的话全完了。我的话像冰，在日头面前不得不融解。我的话是铅作的针，遇了水银就化了。我的话是为我自己说，倒并不像为她说的。

我很无聊，十二个，一百二十个，一千二百个，整个的

无聊呀！若是天秤是可以称得忧愁分量的东西，我真要借重这东西为我过秤！

三月十六日 —— 星期日

往天，我笑别人，跌在恋爱里时全身的抽缩不安，愁眉苦眼的向人，作贼似的躲躲闪闪。如今我仿佛也到这地步了。

今天天气好了点，我心上的东西还是昨天一样。

昨天，到衙门去，一个同事三等科员，见到了我样子，失了往日的活泼，就问我，说，“好朋友，莫非有心事么”，我说，“心事是不会有，但是身体上的确是不很舒服。”他说，“你打拳了么，”我说，“我又不想考武士壮士，又不是革命伟人，打什么拳？”他说，“那不一定，太极拳是国粹，是文化，不一定要论人论职吧。”

话虽对，我仍然不照到他办。我可以读革命真理或入党须知五十遍，比打拳总还有效验点。我不明白打一次拳可以得多少要人拍掌，我不明白比武一趟可以得多少钱，但我很清楚的是我把党纲背读成诵，则遇到升级考试时，我占的便宜总比学会一趟拳腿为有用处。

我当真就去读我应读的书，可是，我自问自己，并无升官发财私心，我敢赌咒！他们说作官不论新旧，发财为第一目的，看看不会发财的灾官，可知这话亦正不缺乏真理。但我一有钱，我就害怕。请想，几千几万，百万千万，虽然是纸钞，是票据，我怎么有法子弄得清楚？钱多了，想用处，（钱当是为了用才要它，可是中国有些人积钱是玩的。）我就想不出。我又不能像其他大人物那么熟习世界金融，我又不

能学有些慈善家的太太，懂得国内公债行市以及租界上地皮行市。我假使身边有一千块钱，就真不好办了。也幸好是连一千块的一半也不曾有，不然真是一件麻烦事。

读了一阵书，精神真觉好一点了，也似乎把凤的优美忘掉了，但愿这书有这样神力，能帮助我抵抗一切！别人读这书，就可以应县长考试，我读这书却能忘忧，大约都不是著者当年握笔时所能想到的。

今天是星期，我学一个基督教人，作祷告。我的祷告是在一本革命须知书前做的，我轻轻的说，神，老爷，主子，给我力，给我生气，给我便捷，好让我从恋爱中逃遁如野羊在猎人手中逃遁吧。

三月十七日 —— 星期一

我显然还是在凤的手中，逃遁不了。她看我一眼，我就打战。她一笑，我的心就紧。她说一句话，我就像听法官对我宣布罪名。人家说，有了恋爱的男子对于女人，但思忠实为狗：这话不可信。我已经是狗了，我的忠实，为什么还不为她所垂怜呢？她并没有背了人说爱我的话，倒是多次当到若干同志说很欢喜我，当人面前说，正不啻暴露这隐密让我痛苦。我想对她说，可爱的人，这话留到以后说吧，留到并无一个人在我们跟前时说吧，又不敢向她如此请求。

我气运不大好，才遇到这事。

我对于我的痛苦，只有拿工作来消遣一个办法，所以我向科长说：“愿意办三件长的公文，答应当天缴卷。”科长睁了眼，对我发愣，许久许久才说道：“同志，你的勤干实在使

我佩服，可是这里几天来并无事可办！”他说过后，且笑了，同我握握手，表示对我加以敬重。大约说愿意多办事的人很少有，所以我的话虽不曾实现，在科长心中，也觉着我是特别的忠实同志了。我谢谢他。但我当真愿意他给我办一点事。我的耐心，我的性格，真不是适宜于做官！那么成天坐，吸烟，谈笑话，把某伟人的轶事提出数条来讨论，互相便鼓掌，打哈哈，打酸嗝，打哈欠，这生活我干不来！

见了凤，我就想咬她一口。这思想来的真可怕。但这是当真的，我并不说过假话。也许一匹狗只有这样思想，一个人高超得多，关于吃，是全因为教育的结果，所以不能随便说，也不能随便引起这欲望了。不过我知道的事，却又不尽然。我的朋友，那上等人，他就在一种很暧昧的情形下吃过几个女人了。当到他要动手吃时，就把我逐出门外，说，不准在此呆，不准看，其实我仍然似乎看见了。我眼不见鼻子却嗅得出。他放我进他的房以后，我装老成，不说不笑，只把鼻子闻嗅，那坐在大椅上的女客，就笑，且打我的头。我不愿意这女人的手这时放在我头上，我怕悖时，所以逃出房外。一逃出房外，他们更好笑，只听到主人说，它闻得出哩。谁知道我岂但闻得出，声音我也听得懂！

凤是正仿佛因为预备被人吃，所以长得如此丰艳美好的。我不明白世界上有些人就长得如此好看，使人一见就想吃她，有些人又使人一见就想逃走，是什么道理？女同志真可以说是奇怪东西，至少这衙门的一般男同志将承认我这个话。

我对于凤仿佛非吃不可的神气，大约凤也看得出了。她躲我避我。我很明白。我待说，“我的王，我的主，我这希望原无害于你，信我的诚实，怜悯我，让我同你接吻。同你睡